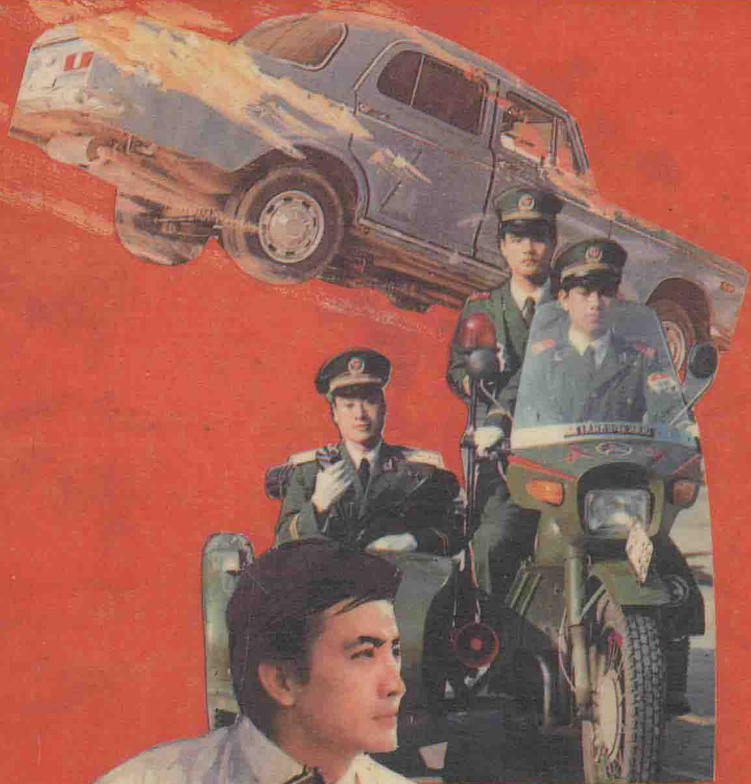


武警传奇小说集

死囚在追踪



死囚在追踪



武警传奇小说集

中国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 广西总队 联合编辑
中国曲艺家协会广西分会

武警传奇小说集
死 囚 在 追 踪

蓝怀昌 主编

刘业锦 梁锦安 副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12.25 印张 插页1 273 千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350 册

ISBN 7-219-01422-8/I·411 定价: 3.90元

序 言

正当我们广大武警官兵为迎接祖国母亲40岁生日到来而辛勤工作之际，南疆前线送来了这部闪烁着祖国卫士之光的书稿，读后令人振奋。我为这部书的问世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特意将它推荐给广大读者。

这是一部以宣传武警部队在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英雄形象，培养部队创作人才，探索雅俗文学创作新路子为目的，以反映当代武警部队生活为内容的小说集。故事传奇有趣，文字生动活泼，雅俗共赏，格调清新，可读性强，是部队基层俱乐部藏书佳品。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之一，又是公安部门的组成部分，担负着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社会治安的光荣任务。这部书从各个不同方面，生动地再现了武警官兵的动人事迹和感人形象。其中有奋不顾身擒凶犯的英雄；有机智勇敢斗特工的勇士；有在斗争风浪中成长起来的精英；有在灵与肉的痛苦磨砺中默默地为国为民奉献青春的无名战士。书中人物无私无畏，忠于职守，在执行看守、押解、逮捕、巡逻等任务中，在严守国门的战斗中，以及在与国际黑社会

势力的搏斗中，用自己火热的青春，美好的理想，宝贵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个个感人肺腑的传奇故事，描绘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英雄画卷，这对于宣传武警部队的良好形象，让人民群众了解我们这支年轻的部队，理解我们可敬可爱的战士，鼓舞官兵士气，激励部队前进，无疑是有益的。

这部新书是武警广西总队与中国曲艺家协会广西分会联合征稿、采写、辅导、创作的结晶，是部队作者与地方作家共同努力的产物。广西总队领导重视部队文化建设，热情支持和发动干部战士“兵写兵”，用自己握枪的双手，反映自己火热的战斗生活，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在书稿的创作过程中，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给予了热情关怀和精心指导。有关领导同志担任主编、副主编，有的同志担任辅导老师。他们以对武警部队的深情厚意，在辅导部队作者搞好创作的同时，还亲自采访和创作了一篇篇讴歌武警部队的作品。在这里，特向这些付出辛勤劳动的作家和热情支持这部书稿问世的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热情地欢迎更多的作家到我们武警部队来，与部队官兵交朋友，了解武警生活，反映部队风貌，让橄榄绿风采传遍祖国大地。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委 张秀夫

1989年4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张秀夫 (1)
----------	-----------

死囚在追踪.....	赵辛予 (1)
------------	-----------

冷酷的海.....	蓝怀昌 (96)
-----------	------------

安乐死疑案.....	王国才 (156)
------------	-----------

瞄准器里的双重人影.....	苏理立 (193)
----------------	-----------

金矿坑里的“老准尉”	王云高 姚克家 (219)
------------------	---------------

朦胧的狗尾巴河.....	梁锦安 (249)
--------------	-----------

与“女妖”打交道的人.....	刘正军 (297)
-----------------	-----------

界河边上的婚礼.....	李 强 (314)
--------------	-----------

毒线VcH.....	何 石 (335)
------------	-----------

警号“五〇三”	蒋健生 苏兆斌 (362)
---------------	---------------

死囚在追踪

赵辛予

一、雨夜深巷

一仰脖子，又一股火辣辣的液体泻进喉咙，这象汽油泼在原先已经燃烧的酒精上，肖阳顿时感到五脏六腑都在冒火，烧得他脑袋昏胡，脸形扭曲，眼睛都充血了。他的嘴角肌痛苦地痉挛着，随着喷人的酒气，他发出一种颤抖的狂笑。

“哈哈！刘蕊，刘蕊，刘蕊！你躲开我，冷落我，怨恨我！你是越狱犯，越狱犯！”

他似乎很为自己创造了“越狱犯”这个词儿得意，又把一串笑声撒在这风雨声器的小餐馆里。他显然已不胜酒力，但他要寻求解脱，要发泄愤懑，就把抖索的手再次探向那已经干了一大半的酒瓶。

突然，另一只手凭空抢来，夺去了他的酒瓶，狠狠地掷在瓷砖地上，“啪”一声摔个粉碎。如此大响，并没有引起坐在柜台后头的老板娘的很大注意，想必在她的眼中醉汉闹酒的事早已屡见不鲜；但她确实被吓了一跳，略带惊讶地往这边瞥了一眼。

摔瓶的人是肖阳的好朋友林博安。小伙子气恼得脸色都

泛青了，狠狠地盯着醉酒的人说：“肖阳！你不能再喝了！”

“喝，喝！”肖阳涎着眼，“我不死心，我要追，追越狱犯，越狱犯……”

“你醉成这样，能追哪个？”林博安气恨地说，又按捺不住心里的焦灼，凑近他的耳朵：“肖阳，别忘了，我们是武警！”

肖阳尽管已醉了七分，但神智还没有完全丧失，闻说此话，象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着实愣了一愣，仿佛这才记起自己的身份。他呻吟一声，手拨开酒杯和菜碟，上身趴在桌面，歪着脑袋，一双眼睛呆滞发直……

林博安看着肖阳，也颓然而坐。他深切理解朋友此时的心情，也十分同情他的处境，可是爱莫能助呀！肖阳热恋着的对象刘苑，是一个很漂亮很温柔的姑娘，两人本已准备登记结婚了，谁知因事口角，刘苑一气之下就跟肖阳断绝了来往。肖阳低声下气恳求她回心转意，谁知还挨了她的骂。肖阳就这样突然地被抛弃，简直要气疯了。他是个血性青年，爱得深也就恨得切，遭到如此打击，其心情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何况林博安自己也是失过恋的过来人！——3年前，他的女朋友汤婷不说任何理由就离开了他。今晚，肖阳找博安聊说心事，难以遣闷，就强拉博安换上便装，寻到这间僻静的个体小餐馆来饮酒解愁。博安虽知道身为武警这样私自行动不妥，但拗不过肖阳，且自己也有烦恼，就来了。在肖阳闷头灌酒之时，他被勾起同感，咀嚼着失恋的苦果，就未顾及劝阻肖阳别喝过量。如今，肖阳已醉状酩酊，可怎么归队？博安不由得心头连声叫苦。

这是一个风雨肆虐的酷闷夏夜。以往，这辰光正是不夜城的热闹时分，直至午夜二三时街上都仍有摊档夜宵，不乏

行人的。但是，今晚瓢泼大雨，加上这儿僻处深巷，时过半夜，商店早已打烊，路人也都绝迹了。这个小餐馆叫“云来居”，门面简单，屋厅狭小，仅摆了一个柜台三张餐桌，无窗，门口又垂着厚重的竹帘，所以外头虽然风雨交加、电闪雷鸣，餐厅里却是一股闷气，令人烦躁的。

“武警，嘿嘿，武警！”肖阳忽然冷笑，“就因为我是武警，她才逃开我，就象逃离一座困住她的监狱！嘿嘿嘿，逃得好，逃得好……！”

肖阳笑着，笑着，虎目里却溢出泪珠。

“肖阳，你醉了！我们回去吧！”博安摇摇他的肩膀，急促地说着，斜了一眼柜台后头的女老板。他担心人家早就不耐烦了。

那个女老板，是个30来岁的女人。看样子长得满好看的，浑身有一种成熟的丰腴的女性美。她的披肩柔发上扎着一条白手绢，显得落落大方；光洁的脸上，长着一双水气特重的乌黑大眼；身穿一条无袖圆领的浅花连衣裙，露出圆润的臂膀，那条裙子质软且薄，紧裹腰肢。她嗑着瓜子，似乎正在入迷地看一本什么小说，倒把两个深夜未走的顾客给忘了。

林博安心里在疑惑，这个女人象在哪儿见过似的？但他也喝了不少酒，脑门发胀，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不过，当武警的成年累月在城市里执勤、巡逻，阅人已多，见到似识不识的脸孔当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我没醉，没醉……”肖阳还在强挣。林博安皱着眉头，不由分说地架起他的手臂，向门口走去。掀开门帘，风雨扑面，一股沁人的湿气袭来，使他俩不约而同打了个寒噤，酒也醒了几分。肖阳屈着食指揉了揉太阳穴，似乎努力要记起自己身在何处？

雨夜中的深巷，笼罩着迷蒙的水气，看不见人影，唯有巷口那盏路灯发出一圈朦胧的光晕。正在这时，从巷口驶来一辆摩托车，这车子来得莽撞，轮下飞溅水花，笔直地驶到“云来居”餐馆门外停了下来。驾车的人戴着保护头盔，穿着雨衣，根本看不见嘴脸。车子停了一停，忽然又起动，向另一头直射，穿巷而过，消失在雨幕中。肖阳和林博安都不由得一愣，感到这车子来去有点莫名其妙。他俩没有发现，在他俩身后，竹帘掀了一掀，探出那个女人的半张脸，脸上是惊疑的神色——倏忽又掩去了。

摩托车的出现使两个便衣武警想起了自己的车子。他俩从屋檐下拉出自行车，向巷口推去，肖阳头重脚轻，脚步有点踉跄。

“你，能骑吗？”林博安担心地说。

肖阳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长吁了一口气，头脑清醒了许多，心里同时焦急起来，说：“糟了！博安，我们这次要吃批评了！”

“快回吧！”博安唉叹说。

两人奔出巷口，骑车歪歪扭扭地驶向大街。幸亏大街上空无一人，要不不撞倒人才怪呢！蹬车飞一般回到武警支队大门，两人早已淋成了落汤鸡。忽然，大门敞开，引擎轰鸣，警车、摩托车鱼贯雁行，亮着刺眼的车灯驶出门来，射进雨夜。部队有紧急任务！

两人大惊失色，条件反射般扑向停车库，恰拦住了最后一辆正在起动的摩托车。肖阳把自行车往侧旁一扔，跑过去一手攥住驾车的那个战士，急促地问：“小汤！什么任务？”

小汤眼睛大了一大，显然惊讶他俩突然出现的情状，但他顾不上说其他，只是发急：“混蛋，快放手！要追捕——越

狱的逃犯！”

“越狱的逃犯?!”肖阳一愕。趁这当儿，小汤手一旋加油器，车子猛一窜，把肖阳带了个趑趄。

“臭小子!”肖阳怒骂一声，飞快地扑向停着的另一辆摩托车，起动，骑坐，加速。与此同时，林博安已跃进斗车里。摩托车风驰电掣般追赶小汤而去……

二、紧急追捕

肖阳的摩托车驾驶技术，在武警支队里是谁都不能不服的，每年的竞技比赛，只要肖阳驾车出场，别人就知道要夺冠军是没有希望了。他驾起车来娴熟到近乎潇洒的程度，高速、急弯、腾跃、爬高过堑、单轮着地过独木桥……一整套动作令人敬佩不止——他在总队集训时就是成绩最拔尖的学员之一，何况又在战斗部队的风云岁月里锤炼了这几年!

此时，他驾着铁骑冲破风雨，箭一般射在大街上。但是，到底迟了一步，小汤的车子形迹已杳，前途唯见烟雨迷蒙，黑夜漫漫。到了大街的尽头，是个十字路口，不知该驶往何方?若方向一错，即使车技再好，岂非南辕北辙?

车子停下，干吼着，犹如一头困兽。

刚才一惊现在一急，肖阳全身的酒气早已变作冷汗和热汗挥发殆尽。他心里顿时充满了懊悔。本来，他在部队这几年历来忠于职守，多次立功，从没有违犯过纪律的；他也深知武警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职业，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突然行动。但是，他受到失恋的痛苦熬煎，被搅得心神不宁，实在难以排解，所以才夤夜外出以酒浇愁。谁知事情偏就这么巧!一念之差，遂错失这次紧急任务!他真恨自己爱河被溺，儿女情长!

想起小汤适才的态度，他心里更不是个滋味。汤杰这人素来争强好胜，性格高傲，最不服气他肖阳的；眼见肖阳当时那么着急，他就是不肯等待几秒钟，简直是幸灾乐祸呢！肖阳不由得更加怨苦和烦恼。

“怎么办？”林博安焦灼地问。

自己犯了过错不说，还要搭上好友，真是好没来由！肖阳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情知此时后悔和着急都于事无补，头脑反而冷静了。他盯视着雨夜，忽然咬着牙说：“追捕越狱逃犯？那么，逃犯很可能是从鹰山监狱逃出来的！我们往鹰山方向去！”

“那……试试吧！”博安信心并不足。

摩托车呼啸着，往左拐向通往鹰山的郊区公路。肖阳运出了全身解数，紧紧攥着车把，车子如飞，前灯白光象利剑劈开黑夜。林博安但闻耳旁风声，雨箭刺得脸肌生疼，这才感到着衣太少，浑身寒冷。现在是去赶赴任务，却没穿警服，说来只能贻笑大方，幸亏晚上出门时未忘记别着手枪，此时摸着腰间冰凉的铁家伙，心里才踏实许多。车速太快，轮子不时在高低不平的路上腾空，身体被颠簸抛起，博安手心里捏着一把汗，对肖阳是又佩服又担惊：车子若稍失纵，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渐渐，隐约可见前方有灯光摇曳；接着，听到了摩托车的引擎声。肖阳大为振奋，大声说：“博安！方向没错！”

“好！快！”博安也激动起来。

摩托车旋风般卷到一个幽僻的山坳，停下来了。前头停着一长串的摩托车，还有吉普、警车、救护车，显然是发生了什么情况！肖阳一跳下车子就往前头跑，只见那儿聚集着一群警察，车灯照见：石崖坡坎下，躺着一个浑身泥水、满

脸血污的男人；几个警察正从坡底杂木丛中拖出一辆摔坏了的摩托车，车后座上是一只压扁了的鸭笼，笼里未死的鸭子在嘎嘎乱叫。

几个警官正围着那个在痛苦呻吟的男人。肖阳认得，其中有自己的上司武警分队长钟楚钰、鹰山监狱长梁前、市公安局公安处副处长陈炳贤；呀，还有大名鼎鼎的侦察能手、刑侦科长詹一和他的女助手凌晓梅。看来，这个在押犯越狱案件非同小可。竟惊动了多方面的人！

那个受伤的男人看样子是个个体商贩，30来岁，穿着一套灰色的西装，此时衣裤被泥、水、血揉搓得不成样子了。他显然伤得很重，额头还在汩汩流血，满面血污，简直无法辨清眉眼。他的呻吟声时断时续，显得十分痛楚。

陈炳贤副处长脸色严峻，思忖着说：“情况很明显，罪犯越狱潜逃，从鹰山监狱逃到此处，恰遇此人，就妄图抢劫摩托车继续逃跑，于是二人搏斗，摩托车翻下坡底……”

“对！”钟楚钰点头，他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此人额头尚在流血，可以推断罪犯逃离这儿的时间不会太久！”他蹲近伤者，急促地问：“你说，那个人往哪个方向跑了？”

伤者吃力地摇摇头，脸肌一阵痉挛，又昏了过去。

长得慈眉善目的老监狱长梁前，忙着给伤者的额头止血，又掏出手帕为他擦拭脸上的血污，不知为什么，他似乎怔了一怔，死盯着这个鸭贩子的脸，象努力回忆在哪儿见过他但又想不起来，末后皱眉叹气，说：“得马上把他送医院！”

刑侦科长詹一一直没说话，在默默地察看伤者的伤势，又扫视周围的地形地物。这儿是公路的急弯处，道路狭窄，两旁杂树丛生，显得荒凉：一座黑黝黝的山，环亘在路侧，公路一头就是来时的N市，另一头通向20公里外的鹰山监

狱。罪犯在这儿伏击路人，确是个理想的处所，即使把路人杀死，在这风雨之夜也不会有人知道……这时警察们把伤者挪上担架，抬上救护车。詹一看着伤者的污脸，忽然问：“他没有戴头盔？”

这一说，众人才想起那鸭贩子果然没戴头盔。但他戴不戴头盔有什么要紧？钟楚钰可不想再耽误时间了，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两目炯炯地说：“我们在附近这一带立即展开搜捕！那家伙凭两条腿跑不远的！全分队注意！听我的命令——”

“钟队长！战士肖阳、林博安听候命令！”两人瞅这空儿赶紧归队，向钟楚钰立正报告。

钟楚钰素来以管束部下特别严厉而闻名于武警总队。此时他的脸色倏地黑如锅底，目光审犯人似的盯着肖阳和林博安，盯得他俩心里直发毛，身上的衬衣也陡然冰冷。

“你们是哪里钻出来的酒鬼？”钟楚钰忽然一甩大盖帽，冷冷地说：“我们部队没你们这样的散兵！”随即转身挥手，“武警战士们，出发！”

肖阳和林博安尴尬在当场，想跟上去又实在不敢，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分队出发。只见队列后头的汤杰回首，掷来幸灾乐祸的一笑。

就别提肖阳心里有多懊恼了！

“詹科长，这就是那个驾车人的头盔。”凌晓梅把一只蓝色的头盔递给詹一，“从路边草丛里找到的。”

詹一朝凌晓梅投去赞许的一瞥，接过头盔，用手电筒照着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忽然，他俯身向那辆摔坏了的“嘉陵”牌摩托车，前后左右地检视着，又用手指剔下车轮挡板里粘着的黑色烂泥，放近鼻子嗅嗅，然后下意识地

搓着那只硕大的狮子鼻，目光深邃地看着黑夜。他显然在紧张思索。莫非那辆摩托车有什么奥妙？众人见他那神态都不由得纳闷。

肖阳于刹那间精神一振。詹一是他爸爸的老战友。他最熟悉詹叔叔了——詹叔叔是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刑警，虽然还不到50岁，却已在公安战线上工作了20多年，他侦破过难以数计的疑难案件，善于发现蛛丝马迹追捕罪犯。现在，他一定是捕捉到越狱犯的什么踪迹了！……肖阳想，自己犯了错误，如果跟着詹叔叔捉住逃犯，不是可以将功赎罪了么？

正当肖阳凑近詹一身边的时候，陈炳贤已拍拍詹一的肩膀：“老詹，你发现了什么？能不能追到逃犯？”

“唔，有点不对头。”詹一搓着鼻孔说。

“什么不对头？”

“假如我没有判断错的话，罪犯早已远走高飞。”詹一没有解释他是怎样作出判断的，只是以急促的语气说：“我们必须扩大追捕的范围，尤其要堵住各个方向的交通道口！”

陈炳贤也熟知詹一的性格，没有深问，忽然倒吸一口冷气，阴沉沉地说：“让这个凶犯窜到社会，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肖阳悄悄地问凌晓梅：“小凌，逃犯是怎样越狱的？”

凌晓梅摇摇头，沉重地说：“这个越狱逃犯，名叫吕缄！”

肖阳大吃一惊：“吕缄”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吕缄这个人原来就在武警部队当中队长，后来转业到N市的一个公安派出所当警察，而且是颇有才干的警察，但因作风问题被开除出公安队伍，后来从商，成为市工业贸易公司的副总经理。三年前，一件巨案震动了全市，吕缄贪赃杀人，赃款达十几万元！他遭到法律的制裁，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吕缄，是

警察的典型败类！”当时负责侦查此案的陈炳贤曾在全市警察大会这样说。想不到这家伙没有伏法，又要贻害社会了！

肖阳愤恨得牙齿发痒，要亲手逮住罪犯的强烈欲望象火一样烧着他的心。

“我负责向上级汇报，联系调动各方面力量，通辑、搜捕逃犯！”陈炳贤果断地说。

“好！我到附近交通道口转转，看能不能找到线索。”詹一说。

肖阳捅捅林博安，赶紧说：“詹科长，带上我们！”

詹一看着肖阳，摇摇头说：“回头我怕你们钟队长不知要怎样跟我算帐哩！”

肖阳急了：“詹叔叔，我们不参加追捕行动，钟队长不是更要冒火？”

想想钟楚钰的性格，詹一笑笑：“好吧！”

詹一驾车带着凌晓梅，肖阳驾车带着林博安，两辆摩托车一前一后驶上公路，如飞而去。

三、逃犯吕斌

肖阳一心要捉逃犯，他可哪里知道，逃犯曾出现在他和林博安的面前，而他们却把他给放跑了！

深夜闯到“云来居”餐馆门外、驾驶摩托车的那个人，就是越狱犯吕斌。

吕斌逃回N市，第一个目标就扑向这个小餐馆。他在武警部队当过干部，也当过警察，自然知道此时武警部队必然在全力以赴地追捕他。但他已经精细地考虑过了，按一般罪犯的心理，越狱后都是想逃得越远越好，那么警察们也会这样看问题，绝难想象逃犯居然胆敢潜回与鹰山监狱距离很近

的N市，而他认准了这点，正所谓“台风的中心是平静的”，况且，他消灭了涉及逃跑方向的一切痕迹，可以说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迅速回到了本市。

对这个城市他太熟悉了。这个城市给过他温馨，也给过他耻辱。一想到“耻辱”二字，他的胸膛就如奔突着地火的岩壁，躁动着爆发前的痛苦。他要洗雪仇恨，在监狱里一分一秒地挨过整整三年，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要实现复仇的计划，最佳突破口是找到那个女人。潜回这个城市以后，他尽管深知妻子和女儿仍在苦苦等着他，但他绝不能去见她们——她们很快就会成为警察关注的对象。他把思念妻女之情强压在心底，一心只想着实施计划。

他的计划是经过三年时间的精心筹划的。怎样争取减刑；怎样越狱逃跑；怎样潜回N市；怎样逐步迅速行动；哪儿为立足点；怎样先找到那个女人……这些都是复仇计划的组成部分。他把这个计划叫做“除蠹行动”。

把摩托车和驾驶员头盔、雨衣提供给他的人，他称之为代号“01”。那个女人的行踪，也是“01”打听到的。那个女人十分狡猾，自他被捕判刑以后，也许是害怕遭到报复吧，曾销声匿迹了两年多时间，几个月前终于又在本市出现了，“01”可费了不少事，才探听到她在下沟西里十七巷深处开了个“云来居”餐馆。也怪，这女人有的是钱，开这个小小餐馆，恐怕是掩人耳目吧？管她呢，帐，首先要从她那儿算起！

吕斌当警察时就已熟悉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街巷。尽管这三年来城市又有颇大变化，增添了不少高楼大厦和新马路，但下沟西里十七巷还是老样子，并不难找到。他驱车闯进巷中，没料到如此风雨交加的深夜还有顾客光顾“云来居”餐